

目录学研究资料汇编

(第四分册)

外国目录学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

前 言

本书是彭斐章、谢灼华同志主编之《目录学研究资料汇编》的第四分册，为“外国目录学”部分。

国外的目录工作比较发达，目录学著作也很丰富。为能反映国外目录事业的概貌，我们将本分册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我们选编了国外几种百科全书上有关目录学的词条，这些词条，代表了国外目录学界的一些典型见解，它们分别从理论、方法、历史、现状等各个角度对目录及目录学进行了描述。第二部分选编了部分有关国外目录的论述，鉴于机读目录的先进性和国内建立机读目录体系的紧迫需要，我们较多地选录了这方面的材料。我们的意思是希望通过本书，使读者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了解到国外目录学的一般情况，以便进一步学习和研究。

书中篇目上凡注“*”号者，皆编辑者根据需要代拟之标题，余者为原标题。

本分册所载之几种百科全书的译文，仅供内部参考，请勿公开引用

本分册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翻译室等单位的帮助，附志于兹，以示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本书一定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担任本分册资料纂集工作的是惠世荣同志。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
《目录学研究资料辑》编辑组

1980年9月

目 次

第一部分

- 《不列颠百科全书》“目录学”词条…………… 1
- 《苏联大百科全书》“目录学”词条…………… 16
- 《美国百科全书》“目录学”词条…………… 44
- 《图书馆与情报科学百科全书》有关“目录学”
的词条…………… 58
- 《苏联大百科全书》“索引”词条…………… 170
- 《不列颠百科全书》“存贮与检索”词条…………… 173

第二部分

- 若干国家全国藏书通报及总目录出版概况…………… 183
- 几种常用的国外在版书目录*…………… 190
- 苏联的图书目录…………… 195
- 美国出版大型累积性书目之一例*…………… 204
- 国外联合目录简况*…………… 207
- 资本主义国家出版商的定期新书通报…………… 214
- 外国书商的目录推广品…………… 218
- 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工作动向…………… 223
- 美国国会图书馆机器可读编目(MARC)计划…………… 232
- 美国“马尔克”计划简介*…………… 243
- 机读目录概述…………… 256

MARC 磁带版目录简介.....	313
关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将汉字转换到机读目录的 报导.....	316
国外目录工作现代化的一些经验*.....	327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概述.....	334
《英——美编目条例》第二版简介.....	360
国外图书在版编目*.....	367

第一部分

《不列颠百科全书》(1977年版)

“目录学”词条

目录学是描述图书的技术或科学。二十世纪以来，出版活动大大增加，因而需要对人类的交流加以有效的组织，尤其在不发达的国家，更需要快速地了解世界的科技情报，这样目录学便受到特别重视。可以说没有目录学，人类文化和知识的记载就将是混乱的，也不适应人类的需要。

“目录学”一词，派生于希腊语 *bibliographia* (公元二世纪)，其字面意义就是抄写图书。在十七世纪时，这个词也是这样定义的。从十八世纪以来，此词就用来表示系统地揭示图书和图书的历史。现在一般用做两种意义，其含义有很大差异：(1)按照一定体系排列的图书目录(在这种意义上，就称之为提示性书目、系统书目或描述性书目)；(2)图书研究的材料，就是说研究图书用何构成和形式方法等(在这种意义上，一般称之为评论性目录学)。书目的职能就是要对研究人员提供有用的情报，一是要提供研究的素材，一是要帮助研究人员确定某一作者著作或作品的产生地及其质量，还要辨其正文之真伪以供研究。

一、描述性书目

作为书目的编辑人员，其任务是：（1）找出关于某一特定主题有什么书；（2）逐项地描述这些图书；（3）将所著录的项目排列起来，供参考和研究。任何一个主题的图书数量太大不易记时，就需要这样排列图书。最早编辑的这样的图书目录是一些作家把它当做自己著作的指南而编的。例如，在公元二世纪时，著名物理学家盖伦（Galen）按主题顺序，给自己的著作编了一个目录（《个人图书目录》“De Proprils libris liber”）；比德（Venerable Bede）在731年，发表《英国人基督教史》一书，书后附有本人自传并有他的著作目录；伊拉兹马斯（Erasmus）也于1523年以叙述形式发表了一部本人著作目录。当然，早期的书目不是限于这些自传，早在公元四世纪末年时，圣杰罗姆（St. Jerome）在他的《著名的人》（Concerning Fomons Men）一书中，就运用了在基督教作家的传记之后附其著作目录这一思想。

15世纪40年代印刷术的发明使图书能够迅速地增加起来，因而也就增加了编书目的需要，同时编辑方法也有了改变。特里西姆（Johannes Trithem）所编的《基督教作家书目》（1494年）（Liber de Scriptoribus ecclesiasticis）是印刷术发明后最早的重要书目。特里西姆是美因兹教管区Sponheim修道院院长，他在这部书目中，按年代顺序排列了大约一千名基督教作家和他们的著作，并附有字顺索引。1545年，德籍瑞士作家、博物学家、被称为目录学之父的格斯纳（Conrad Gesner）出版了一部书目，名为《国际书

目》(Bibliotheca Universalis)，包括了全部已故和在世的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作家(的作品)；三年之后，格斯纳又出版了第二卷《21类图书》(Pandectarum Sive Partitionum Universalium libri XXI)，这卷中，他将上卷中按字顺编排的各类著录内容重新在21个标题之下编排。虽然格斯纳不是最早的描述性书目学家，但他收罗之广及其分类法却为他赢得了荣誉。直到现在，格斯纳的广泛收罗的思想仍然是值得称道的。虽然这一思想面临着书型、成本和复杂性等不易解决的问题，但对于现在来讲却不是突出的问题了。1895年，拉方母(Henry Lafontaine)和奥德利(Paul Otlet)在布鲁塞尔创建了国际目录学研究所(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Bibliographie)，想要创办图书和期刊论文的国际书目，按特定的分类体系——国际十进分类法——来编排，虽已收集了千百万张卡片目录，但由于资料庞大，编辑成本不断增加，达到其创始人的目的就不可能了。编辑国际书目的希望大大地由一些大型综合性图书馆所出版的目录所取代。例如英国博物馆的目录(British Museum 1961—67)，德国国家图书馆的目录(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897年开始)，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目录(Library of Congress)，而最有前途的则是美国的全国联合目录，(该目录)一直由国会图书馆出版，在70年代初的时候，估计就有了625卷了。如何用计算机编制目录的问题，70年代初时就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如果能解决多语种材料的复杂问题，能解决必要的资金，能保证著录标准化，那么布鲁塞尔研究所的想法似乎还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实现的。

格斯纳的成就是很显著的，除记载了许多别的著作之

外，还包括了一些书目著作。他的《国际书目》和1555年出的补编本共著录和分类了大约3000名作家的15000种图书，并有字顺索引和主题索引。他的同时代人都注重于编辑主题性的详细书目，编制某一特定语言范围的详细书目，或者编制国家书目或地区书目。在奥索里的主教贝尔(John Bale)出版了最早的国家书目《著名不列颠人著作概要》(Illustrummaioris Britanniae Scriptorum...Summarium)发表于1548年，按年代列举了英国作家，详细地展示出了他们的著作。第二版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增添，取名为《Scriptorum Illustiummaioris Britanniae... Catalogus》于1557年出版，在这一版里贝尔对利兰(John Leland)表示极为感谢，利兰是亨利八世图书馆的看守人，是个文物工作者，在1534—42年间对整个英格兰作了一次文物考察，也调查了整个英国作家的著作。在这以后，又陆续出了一些国家书目，如意大利人东尼(Antonio Francesco Doni)1550年出的《La Libreria del Doni Fiorentino Nella quale Sono Scritti gl'autori Vulgari》，第二版也是在1550年出版，他的第二部书目是《La Seconda del Doni》，1551年出版；荷兰神学家洛斯(Cornelius Loos)1582年出的书目《Illustrum Germaniae Scriptorum Catalogus》；法国目录学家克罗娃斯(Francois Grudèdela Croix)于1584年出的书目《Premier Volume de la bibliothèque du Sieur de la Croix du Maine》等。德国在法兰克福和莱比锡两个城市每年春天和秋天举行德国图书交易会，从1564年一直沿袭到1749年，交易会的图书目录虽然严格来讲不是书目，然而德国早期的目录学家都将其用做基本的材料。

描述性书目的类型:

国家书目 现在大多数国家都有国家书目，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国家图书馆正式出版，以按版权条例规定所收藏的全国出版物为基础编辑。美国和荷兰则例外，它们的国家书目由商业机构出版。东德的国家书目（*Deutsche Nationalbibliographie*）由在莱比锡的 *Deutsche Bücherei* 组织出版，这是自从 1913 年以来德国出版商组织的机构。英国的国家书目《*British National bibliography*》由代表图书馆、出版商和书商的理事会出版。这些国家书目都很全、很快。例如《英国国家书目》（1950年开始）每周出版一次，并有季度和年度的累积本，按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Melvil Dewey*）的十进分类法分类编排，并有著者、书名和主题的字顺索引。法国的国家书目（*Bibliographie de la France*）（1811年开始）每周出一次，分类编排，并有年度作者、书名、主题索引。德国国家书目（1931年开始）分两部分出版：（1）商业出版物，每周出一次，（2）学会、协会出版物，半月出一次。西德的国家书目（1947年开始）每周出一次，附有著者和关键词索引，这个书目从1968年开始，就由电子计算机编排出版，是第一部由计算机编排的书目。

特定的国家书目对研究人员有很大的价值，这方面有许多很好的例子。如依万斯（*Charles Evans*）1903—34年所编的《美国书目》（*American Bibliography*）包括的时期是1639—1799年，波拉德（*A. W. Pollard*）和雷德格雷夫（*G. R. Redgrave*）编的书目《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图书和国外英语图书简明目录》（*A short-Title Catal-*

ogue of Books Printed in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and of English Books Printed Abroad, 1475—1640) 1926年出版, 新版正在准备之中。温(D. G. Wing)编了续编《Short-Title Catalogue...1641—1700》, 1945—51年出版, 新版正在准备之中。英国博物馆收藏的来自欧洲几国的近1600册图书目录严格来讲虽不是书目, 但由于其收藏丰富, 仍有着同等的价值。

个人著述书目 个人书目的构成仅限于一个著者的著作。例如《全国传记词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词条后面所附的著作, 就是这样的书目。当然这样的书目还可编得更好些。例如埃伯施(F. W. Ebisch)和许克冰(L. L. Schücking)编的《莎士比亚书目》(A Shakespeare Bibliography) 1931年出版, 1937年出补编; 萨德莱尔(Michael Sadleir) 1928年编的《特罗洛普书目》(Trollope; A Bibliography), 斯莱德(Bertha Coolidge Slade) 1937年编的《Maria Edgeworth》。个人书目有时也是在私人藏书的基础上编成的。例如《史蒂文森作品》(A Stevenson Library) 1951—64年编就是以拜内克(Edwin J. Beinecke)的私人收藏的基础上编的, 怀斯(T. J. Wise)的书目就是以他自己和坦尼森(Jennys-on)、史温明(Swinburne)等人的收藏基础上编的。如果对一个著者的著作加以叙述并对每部著作的写作和出版情况给予综合概括描述, 这就是个人书目的变形。诺顿(J. E. Norton)所编的书目《A Bibliography of the works of Edward Gibbon》(1940)就是一例。

主题书目 主题书目的收录范围、方法根据不同需要有所不同。下列这些主题书目是为了提供综合性指南而编的:

①巴克尔 (Backer) 和卡拉雄 (CaraYou) 编的《耶苏协会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la Compagnie de Jèsus) (九卷, 新版是1890—1909); ②贝特森 (F. W. Bateson) 编的《剑桥英国文学书目》(Cambridge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Literature) (4卷, 1940年出, 新版1970年出); ③英国史书目 (Bibliography of British history), 里德 (C. Read) 1933年编了都铎王朝时期的书目 (1485—1603), 戴维斯 (G. Davies) 1928年编了关于斯因亚特王朝时期 (1603—1714) 的书目, 帕格利斯 (S. Pargellis) 和梅德利 (D. J. Medley) 1951年编了关于18世纪史的书目 (1714—1789), ④卡隆 (D. Caron) 编的《法国革命研究实用手册》(Manuel Pratique Pour l'étud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47年出最后一版; ⑤德勒曼 (F. C. Dahlmann) 和魏茨 (G. Waitz) 编的《德国史资料》(Quellenkunde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1931—32年第九版); ⑥格雷格 (W. W. Greg) 编的《英国王政复辟时期诗歌书目》(A Bibliography of the English Printed Drama to the Restoration) (4卷, 1939—59); ⑦朗松 (G. Lanson) 编的《现代法国文学书目手册》(Manuel bibliographiqu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moderne) (47年最后一版); ⑧马登 (F. Madan) 编的《早期牛津出版社》(The Early Oxford Press) (3卷, 1895—1931年); ⑨马莱克雷 (L. N. Malclès) 编的《目录学著作资料》(Les Sources du travail bibliographique)。关于某一特定主题出版物所编的书目中经常会包括一些期刊论文。现在书目很多, 包括了许多的领域。

书目指南 书目的不断增多, 就需要编书目指南——书

目之书目。值得一提的有德国德景斯顿皇家图书馆学家佩次霍尔德 (Julius Petzholdt) 编的《书目之书目》(Bibliotheca Bibliographica) (1866), 贝斯特曼 (Theodore Besterman) 编的《世界书目之书目》(World Bibliography of Bibliographies) 5卷、1965—66。许多学科领域的近期出版物的指南, 有时是以叙述形式按年度出版的, 例如《英语研究全年著作》(1921年); 《图书馆事业研究全年著作》(1929年) (The year's work in Librarianship), 后来在1958年改名为《图书馆事业研究五年著作》(Five year's Work in Librarianship)。有时以目录形式出版, 和《国际图书系统和图书馆系统书目》(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ie des Buch—und Bibliothekswesens, 1926—41)。

编制方法:

研究 编辑书目的方法和书目中所要记述的内容是由编者的目的、对学科的了解和具备这方面的知识所决定的。编辑任何主题书目的任务是该主题专家们的问题。编者确定了目标和材料时, 就要进行著录并按自己的目的去排列。为了确保著录准确一致, 应依据著作本身来著录, 如果有什么原因而不能做到这一点, 就要注明你所著录的根据。

大多数书目, 通常仅有必要著录作者、简明书刊名称, 出版地和出版日期。但一定要准确的依据图书和文章本身来著录。对于正文所涉及的范围和质量以及稽核事项可作说明。对于个人书目, 往往采用按年代编排的方法, 使读者可以看出该著者著作的发展。这样做, 后出的版本和先出的版本要排在一起, 也要注意合适的年代顺序。主题书目按分类

编排，从而展示编者的目的，也可用公认的分类体系如杜威十进分类法或国际十进分类法进行编排。

早期的图书、珍本书和详细的个人书目著录要完全。对于这样的著录，有些很详细的规则，有了这样的著录，就能使熟练的编目人员依据正文来重新描绘出一本书的构成和外观，要包括出版、出版数量、价格和装订等详细情况。有时可搞一些摹写，以示说明使用的铅字的类型和书名页的格式。现代复制方法可以照相复制书名页，这样就可以不使用上面那种方法，但也不能使人完全满意，照相复制会带来成本高、版面编排困难等等不利。最重要的是复制本身会给人们造成误解，尤其是印刷术和纸张的质量都很差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例如17世纪的印刷术就很难区别一书上的瑕疵和标点符号，复制会给人以错觉，如果进行摹写，可以搞得很仔细，与原文一样。使用复制应说明复制的出处。

使用计算机 计算机的出现和数据处理技术在图书编目这样的图书馆的传统作法上的应用对目录学具有很大的价值。如果目录采用机器可读形式，那么就可以按多种不同方式排列，也可以据此编出各种目录，成本比起以前的做法来只需高一点即可。这样，才能从馆藏中编出各种专题目录以适应读者的需要。这种检索系统最著名最先进的是“医学文献分析和检索系统”（Medical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Retrieval System），这个系统主要出版《医学索引》（Index Medical），这是一本月刊目录，摘自全世界大约2300种生物学和医学期刊论文，该系统也提供医学科学的印刷本目录。

这种方法在大型综合性图书馆大量地存贮信息，便于管理，好处很多。

1968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始以机器可读形式生产发行编目资料，到1969年，已记录了8万条款目，每年增长估计在25000以上。这项工作最初只局限于英语的专著，但也考虑到了要扩大到其他语言中。1969年前该馆所用的机器可读记录的材料是在国会图书馆和其他大型综合性图书馆调查过的，要创建完整的机器可读记录系统，这些材料是很有必要的。这项工作的困难在于人力问题，操作成本大，数据存贮量大等。虽然，要对这样的成本和复杂的操作而带来的利益进行估计，70年代初期则是对研究图书馆的管理上进行这样的估价。现在图书馆消费越来越大，更要求图书馆、特别是大型研究图书馆来研究是否使用和如何使用已经普遍使用的管理技术，更充分地发挥本单位目录的作用。

二、评论性目录学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时，在研究莎士比亚作品时，主要是研究所谓四开本的作品特性、源流和第一部印刷的对开本之间的关系，这时，就出现了一种研究英国文学的很有价值的方式，特别是对17、18世纪文学的研究，而不是全部文学。编者以前就设想过莎士比亚早期作品都同是典籍，都很适合由他们来编写成读物。可是在这些编者以前的编者则由于不了解莎士比亚时代的印刷术，对他们所要涉及到的作品的性质不懂，因而在编辑中受到妨碍。所发生的变化是各种各样的，主要有两点：（1）三位著名学者波拉德（A. W. Pollard）、麦克罗欧（R. B. McKerrow）和格雷格（W. W. Greg）与英国文学研究关系紧密，而他们都对目录学感兴趣；（2）波拉德在英国博物馆的同事普罗克特（Robert

Proctor) 研究古代作品上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古代作品指的是印刷术发明后50年印刷的图书,即1501年前50年)。最早印刷的图书在类型、排字、版面编排上都各有特色。可以发现,研究这些特点,可以按其印刷者的总印量来推断出各种书的印刷地,从而也就能推断出大概日期,在需要说明印刷者的情况下,也可用同样的方法来确定一书的印刷者。这些图书由于出版早,艺术质量高,受到人们的重视赞扬。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的研究标明了研究这些早期印刷的图书的重要阶段,他是英格兰最早的印刷者。同样,布莱德(William Blades)布雷德肖(Henry Bradshaw)也指出了这些重要阶段。布莱德在1861—63年著的《卡克斯顿的一生和印刷术》(The life and Topography of William Caxton)里详细讲了印刷术的情况,并按年代顺序排列了卡克斯顿的出版物。布雷德肖是位大文物家、图书馆员,他的著作专门研究了15世纪在荷兰印刷的图书。布雷德肖规定了一条重要原则:“让图书自己来说明自己”,这个新方法仍被普罗克特广泛地使用着。他成功地将英国博物馆和牛津博德利图书馆的一大批古代作品都鉴定出各自的印刷地(国家或领域)和印刷者。普罗克特的著作确立了这种研究方法,编制了英国图书馆古代作品目录,表明了很有价值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只有对一本书的全部特征——纸张、类型、构成、装帧、线装、装订、手稿说明、作者的标记——作出详细的检验才能获得。

正是在这种背景情况下,把这些方法使用到英国文学上和英国作家16和17世纪的创作上,格雷格、麦克罗欧和波拉德才发展了这个评论性目录学,或叫分析目录学,已经把这门学问称之为具有一定的目的的图书研究,使用图书明显的

物质特征，可以对一著者的著作的出版地做出结论，但这些作品不应是文学评论。

使用这种方法最早、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莎士比亚戏剧“Troilus and Cressida”的1609年的两个版本谁先出版的问题。这两个版本在正文前的事项中就有区别，一个说此戏已在 Glode 剧院上演过，并向读者说明一些情况，强调这个事实。从文学上考虑，后一个会早出一些，但通过对两本书进行仔细的检查，就可看出，前者的书名页是原来的说明，后者原来的书名页已被去掉，有两页是替换的，这两页就是新的书名页和给读者的说明，这样就毫无疑问地证明出两者的前后顺序。

格雷格于1905年对博蒙特(Beaumont)和弗莱彻(Fletcher)二人的作品《哥哥》的两个版本的年代顺序做了鉴定，这两个版本同是1637年出的4开本，第一个版本在第一幕第二场第72行“年青的”这一单词前，由于排版不当，搞成了空铅格记号，这个错误，被印刷第二版的人当做省字符号(apostrophe)而照常印刷了，这样就可以看出第二个版本是按第一个版本印的，而不是按作者手稿印的。

这样的证明一经成功，便引起了对图书的物质特征的更加详细的研究和对能从图书中做出的目录学推断的详细研究。评论性目录学的方法已大大发展，并广泛地应用于后期的图书。业已证明，即使在尖端的机器时代，仔细的目录学验证对确定一个著者作品的可靠性和作者作品的出版仍起着很有效的作用。

这种方法大量地用在了许多第一版的诗、短文和其他少数著名19世纪作家的作品，如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的十四行诗读物，这个读物是布朗宁14行诗的一